

[至爱亲情]

搬家

□郭德诚

他早想把父亲接来,可父亲老说住不惯,就一直拖着。这回,父亲出院,他就直接把父亲接到了自己家,父亲也没吭声。经过几个月的调养,父亲的身体已经恢复,整天逗孙子玩,气色也好多了。他就对父亲说,把老宅腾腾,租出去算了。父亲淡淡地说,好吧。

老宅,还是母亲在时的模样。桌上摆着一盆橘子树,树干挺粗,叶子翠绿,造型不讲究,像是从田野里挖来的;长方形的花盆,陶制的,一切都普普通通。由于常年擦拭,花盆表面起了一层包浆,亮亮的。两旁摆着两把靠椅,有几处已磨掉了漆皮。屋里的桌子、板凳、旧沙发、老电视……虽然旧,母亲在时,却都是透着生气的,如今,已蒙上了一层细尘。父子俩环视四周,良久默默无语。

父亲先出了小屋。在老人看来,搬家如同给亲人动手术,不忍心看。他懂得老人的心思,就跟了出来,在身后小声问,您看……父亲挥挥手说,都是些老物件,你看着办吧。说着脚步都没停,像不忍告别似的。

他的住房虽是三室一厅,父亲住进来,也三代人了,空间并不大。他看了看这些老家具,与新房不搭,储藏室空间也有限,不如放在老宅里,房子也好出租。他正在琢磨,姐来了,知道今天搬家,过来看看。末了,姐说,我看咱爸情绪不好,你忙吧,我把爸接走了。他说,那也好。

父亲在姐家住了半个月回来,这儿瞅瞅,那儿看看,似在找什么东西。他就问,您找啥?

你搬回来的东西放哪儿啦?他说没带回来啥,您随手用的东西,我放储藏室了,等您回来挑。老人二话没说,直奔储藏室。他心里奇怪,父亲还有啥宝贝哩,这么心急火燎的,就跟了过去。只见老人弯着腰,在杂物中细心地寻觅。他问,找啥哩?父亲头也没回,说,那盆橘子树。他漫不经心地说,是它呀,没带回来,明天我给您买盆好的。父亲直起腰转过身来,看着他说,我就要这一盆。他怔怔地看着父亲。父亲的话他至今都没忘:“你还记得不?你第一次出差捎回一兜橘子,那棵橘子树,就是你妈用那籽种的。”



关注“晚报副刊精读”,
欣赏《三彩风》
佳作

全国作家写洛阳老城

■中共老城区委、老城区政府 协办

才减乡愁,又添“城愁”

□徐礼军

词典上说,乡愁是思念家乡的忧伤心情;我想说,乡愁是人类独特的难以捕捉的情愫。这种千百年来一直无法解开的情结,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永恒话题。哪一个从农村出来的游子没有这种情怀?谁能不怀念乡土、乡音、乡味和乡亲?

关注故园现状,重温乡土故事,寻找传统文化基因,梳理农村发展脉络,探求农耕文明的时代价值,是所有文人不老的情结。

走出深山,融入城市,虽说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,但仍难免时常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“岁时销旅貌,风景触乡愁”“故乡今夜思千里,愁鬓明朝又一年”“仍怜故乡水,万里送行舟”。

人际交往会日久生情,人地相伴也如此。在洛阳老城住了十几年,乡愁渐渐淡了,我已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有浓厚文化色彩的古邑。可是,种种原因使我不得不离开它而迁居到城市边缘。于是,我又添了一种愁绪,姑且称其为“城愁”吧。

也许你会笑话我这文人的矫情,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,可是,当一种地域文化潜移默化地扎根于你的生活,让你觉得离开它就魂牵梦萦的时候,那就真的不是矫情,不是无病呻吟了。

如果说乡愁主要是对家乡父老乡亲的眷念,是对故土山水风物的怀念,是有家不能归或无家可归的无奈,是对故乡诸多社会问题的反思和追问,那么,“城愁”则是对久居生恋的城市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情感。

住在老城,我特别喜欢逛老街,看店铺林立、旗幡招展,听高跟鞋敲击青石板的清音,会产生一种穿越感。这样慢悠悠地溜达着、看着、听着,沿街的那些老古董、小玩意儿都仿佛有了生命。逛渴了,来一杯冰糖雪梨水或柚子茶;饿了,端一碗牛肉汤、羊肉汤、豆腐汤、丸子汤、不翻汤……或者找一家店面不大、名头不小的水席店,花钱不多,保你吃得热乎、快活。各种各样的汤交替着喝,各种风味的饼变换着嚼,各种小玩意儿顺手买来把玩,时光就像洛河水一样,不疾不徐、波澜不惊地溜走了。这样的日子散漫、闲适、惬意,也夹杂着淡淡的失落和莫名的伤感。

斑驳的古墙下,白发老者津津乐道于老城悠久的历史、厚重的文化积淀、消失的古建筑、远去的手艺人……终究要提起正在进行的古城改造。他们也很纠结,一方面故土难离,一方面深感被新时代抛得越来越远,什么样的老城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家园?

好在他们看到了希望,洛阳古城改造项目给整个老城的改造、重生树立了一个样板。只是,念旧的情绪仍会时常纠缠着老城人,未来的老城还能留住大家的“城愁”吗?

牵挂,因为不舍,更因为期盼——盼望明天的老城既能很熨帖地留住大家的“城愁”,又能很合宜地融入时代潮流,既能把根留住,又能更新枝叶,既保留个性,又能包容天下。

不管是乡愁还是“城愁”,都是一种具有人文意味、历史情怀的文化象征。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,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,乡愁首次上了中央文件:“城镇建设,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,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,避免走弯路;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,让城市融入大自然,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。”

那么“城愁”呢?我相信,它也必然会引起更多关注。我更希望,将来“城愁”会变为“城乐”。

[生活手记]

山路弯弯

□贾巴尔且

鲁迅先生曾在文章里说: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

我的家乡在四川大凉山东部的金阳县城对面的半山腰上,每到晚上,村里安静得只听得见风声。出了门就可以看见县城里的万家灯火,好像天上的繁星,似乎触手可及,却又相距甚远。我告诉自己快快长大,长大就可以去县城了。

8岁那年,父亲说我长大懂事了,要带我去县城见见世面。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父亲一大早就把我喊起来,把补了又补的那双胶鞋找给我穿,生起火,煮了一些洋芋(马铃薯)给我当干粮。

大约走了一个小时,平时没怎么穿过胶鞋的我,脚已经被鞋尖磨出血泡,我疼痛难忍却又舍不得脱下,一直远远地落在父亲的后面。父亲为了安慰我,说下了这个坡,再翻一座山就到县城了。我实在走不动,父亲就背起我,慢慢地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。

走了两个小时后,我们终于到了县城。第一次到县城,第一次看见公路、车子 and 密密麻麻的人群,第一次听见汉语……我问父亲,公路是通往哪里的?我们那里为什么没有公路?我们为什么不住在县城?县城里的人说话我怎么听不懂?父亲咧着嘴笑了笑,等你读了书就知道了。

我兴奋地四处走,走到一个路边摊时,父亲从兜里取出用报纸包了一层又几层的几块钱和几斤粮票,买了10多个水果糖塞进我的裤兜里,然后打了一碗饭和一碗粉条给我吃。没几分钟,我就狼吞虎咽地把两碗都吞下了肚。父亲拿起烟斗,坐在对面看着我,一脸欣慰,吧嗒、吧嗒地抽起土烟。

回去的路上,我坚持自己走回家。回到村子,我赶忙给别家的孩子摆起我在县城的所见所闻,说得唾沫星子满天飞。

有了第一次去县城的经历后,我便千方百计地抓住机会再去县城。父母背公余粮到县城,我也闹着要去。父亲觉得不如让我锻炼一下:“拿一点儿粮食给他背回去。”于是,我成了和大人一样背公余粮的人。

参加工作以后,我换了两个高寒边远的高山乡,工作之余,茶余饭后,大家说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路。

还好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几年。本着要致富先修路的原则,全县广大干部群众,投身于修建通乡通村公路的热潮中,一条条致富路不断地出现在地图上。而今,全县乡村都通了公路,大部分都是柏油路和水泥路。许多村民小组也通了公路,致富路修到了家门口。村民们买了大货车、小汽车、面包车、摩托车,有人连下地干活都骑摩托车。现在我老家的人到县城赶集,不是自己开车,就是坐客车。

通往县城的山路,已经长满了杂草。